

皇

明

史

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一

李汪胡楊張陳列傳第九

東莞尹守衡著

韓國公李善長者定遠人本元時刀筆吏也元末盜起汝潁淮南北大震善長避居東山中太祖略地至滁陽善長被書生服出謁道旁伏地告曰有天有日矣太祖問知爲里中長者降容待之與語合遂收之以爲掌書記太祖嘗從容問曰四方戰鬪天下何時定乎善長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使不嗜殺人不少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群雄蝟

雷土崩瓦解王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高帝同受山川
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難定也太祖曰漢高帝所用
豪傑未有踰張良蕭何乎善長曰良知計絕人後世無匹
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善長曰良知計絕人後世無匹
善長何敢望良主公不以善長爲無能使給餽餉或可
效何耳太祖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士可擬良者
先生幸教孤孤將就見之善長曰世豈乏才顧善長不
能悉知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太祖曰以孤
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是耶善長獨持文墨周

加諸將間太祖語之曰若觀群雄中往往多敗乃公事者誰乎則若等文吏實爲之文吏每與將士爲關通則主帥易爲其惑是致上下相猜忌而肘腋之變遂成吾今與若約吾將士之得失若毋我言惟予自知若但掌簿書而已善長謹受教從克滁州郭子興脫泗上還滁頗中流言內疑太祖稍稍奪太祖兵又欲奪善長善長謝弗肯往太祖曰主帥吾父也而安得辭善長固謝不往子興亦不復強尋子興死太祖代總其兵填和陽元王子禿堅樞密絆任等來侵軼太祖旣屢破之而又

出襲雞籠山留少兵佐善長守曰敵至謹自保元謀知和陽兵少復來襲善長設伏大敗之太祖聞捷乃大悅曰孰謂而塵塵握筭者也當令執戈者屈矣從渡江克太平授元帥府都事從定建康填撫諭告軍民輯和善長乃與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太祖以善長爲參議與宋思顏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軍需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分太祖出征婺州善長留守婺州下太祖因徵宋濂劉基兩人用之辛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以善長兼司馬事尋陞

書省參知政事時處吳漢兩雄割據之中善長左右支
吾一切軍興常給無乏間采旁議佐以茶鹽魚課錢鐵
之屬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爲困甲辰奉
太祖爲吳王善長爲右相國善長固請太祖進卽皇帝
位太祖弗許然念漢吳已殄滅善長有饋餉之勞召見
戟門封宣國公春賜無筭丙午改左相國丁未復率群
臣勸進從之明年戊申正月上卽皇帝位改中書左丞
相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克大禮使
兼太子少師進郊社宗廟議五月上幸汴梁善長留守

八月駕還上六部官制十二月定喪制及三司朝賀東
宮儀二年正月上諸神祭禮及翰林官制二月監修元
史四月奉詔編祖訓十二月議賞平定中原功三年正
月定服色議征沙漠置司農司河南制存恤祿養國初
補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禁
淫祀是秋病十一月大封賞上諭諸將曰善長雖無汗
馬功然事朕久給足軍食功甚大宜進封韓國公授開
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參
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鈔券仍免二死

子免一死券文比之蕭何曰此天以善長授朕朕獨知
之人人未必盡知也賚文綺帛百匹大將軍達爲元功
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畧然意忌多不能平
參議李飲水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
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詬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罷任張
杲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景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
長權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勅上始徵厥之明年
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千五百頃佃戶稱之復爲置守
塚戶百五十家守仗戶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疾良已

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
醴茗漿賜之復語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蕪萊
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有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略毋
使失所南安侯監田弗勤勅善長留鳳陽者數年上推
恩擢善長第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伸佐皆爲群牧所官
尋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
公主修婦道甚具光寵赫奕時人豔稱之居一月而御
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
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六

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大不敬請付所司論決
及率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踰月善長符同小吏奏對
實上以爲欺勅諭善長法當斬然行賞有誓止削祿
一千四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
文忠議軍國政督南郊圓丘工洪武十二年御史中丞
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命群臣更訊復親臨
鞫具惟庸嘗以兄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
戚福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厚相善客語惟庸定
巡故里第井中忽生石筍出水高數尺祖父三世塚上

皆夜有火光燭天此皆丞相瑞應惟庸私自喜遂與二人有邪謀吉安侯仲亨平涼侯聚時負上譴恐見誅惟庸誘與同事二人素贖勇收軍馬以俟惟庸陰使存義說善長善長大恟曰喚孺子安得此言族矣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苟事成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佯自驚而心頗念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後計乃嘆息起曰吾老矣任爾等爲之又旬日惟庸過謁善長善長東向坐惟庸向坐屏左右欵語良久人莫得聞但遙見善長頰背

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首舶挾詐害
掠武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并誅
節時賢聚已前死群臣請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
曰此皆朕初起時股肱腹心其勿問遂止誅存善

佑於是善長奏還儀仗戶御史左中丞安然老上仍
晉長攝其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
又二年所善長已七十七矣老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
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
曰太師收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

徙邊者皆蒙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
與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爲
預存義之子佑伸置獄獄具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
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反謀定善
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帛而惟庸
復以西域古劔白玉壺玉刻蛟龍蟠桃杯酬善長群臣
奏請誅善長不許仍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
刑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群臣曰太師老矣吾欲曲
死以慰太師心群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

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柰何善長大慟曰臣誠
召陛下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而自縊死佑伸與吉安
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
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衛指揮
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
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上書訟寃曰臣聞君親無將
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固天下之所共誅幽明之
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辨析幾微之際此禍
幾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惟明王能察焉竊見太

帥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勲臣第一
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
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
自剛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
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
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
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
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
事亦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

王納地而已矣豈復有加於今日之富貴者乎且善長
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
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世絕宮污僅
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孰見也且人之年邁摧
頹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
血氣之強暴動感其中也哉又其子事陛下託骨肉至
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
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
至相挾以求脫禍圍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

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踈賤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耻立於聖明之朝而無一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群臣豈無忠智左右近侍必有爲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陛下言者而事在人寬延今未已群臣杜口竟無一人爲陛下言之者臣所

以忘其踈賤冀陛下萬一感悟臣其就鼎鑊無所復惜矣上亦不罪

論曰李韓公老守刀筆依跡東山識真主於擾攘之中遂際天日之光慶風雲之會斯固千載一時者哉坐覽廟謨翊成帝業勳垂帶礪位冠群公比迹文終未爲過也迨至老年不勝驕溢之私遂忘止足之戒以致子弟親戚爲籍寵榮謀出非分變生意外自殃厥躬復何憾焉然以帝度寬洪業已包荒一紀而悠悠更議久而彌峻功名之際豈易處哉

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也太祖下太平廣洋以游士旅
群儒入見留幕下爲元帥府令史太祖定鼎建康行樞
密院掾史江南行省提控丁酉除照磨己亥立執法議
理司廣洋與李勝端爲執法官以議時政闕失又名爲
都諫官辛丑遷江南行省都事陞卽中甲辰立中書省
改右司卽中嘗勸講省初筵尋知驍騎衛事常將軍下
贛州出叅軍事遂守贛州尋陞江西參政洪武元年大
將軍下齊魯開省山東上命學士陶安代廣洋江西徙
廣洋是冬召入參政中書明年關中平復出參政陝西

三年李丞相病告召還中書爲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召入爲右丞惡廣洋位軋已省中事輒多顯決廣洋畏之不與較憲猶未慊欲遂去之嗾御史劉炳劾廣洋奉毋不如禮上令免官還高郵憲恐上念廣洋將復入又教炳奏徙海南上尋覺下炳獄按治御史中丞劉基并發憲奸狀上大怒誅憲及炳召廣洋還其冬與劉基同日受封封廣洋護軍忠勤伯食祿二百五十石四年李善長致仕乃以廣洋爲右丞相胡惟庸爲左丞廣洋性故柔懦位居惟庸上事多受成於僚屬上以爲怠

政六年三月左遷廣東行省參政明年上思之召還爲左御史大夫十年復拜左丞相加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上遇之特厚嘗有疾在告賜勅勞問皇太子詣中都祀皇陵上使廣洋從且有別命而廣洋耽酒色違慢上不悅右丞相惟庸多不法廣洋知之不敢言浮沉守位而已上察其如此勅令洗心補過廣洋惶恐謝罪誠意伯卒御史中丞涂節爲上言基死于毒廣洋知狀上問廣洋對無是事上頗聞基病時飲惟庸藥遂死乃責廣洋朋黨謫居海南廣洋舟至太平得上勅勅曰勅諭怠

政坐視廢興丞相汪朝宗雖相從之乂初務事軍中凡有問則頗言是非不問則是非默然不舉旣入臺省公政不謀民瘼不問奉祀諸神所在略不究心自居太宰之位公事浩繁惟從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數十年來進退人才並無一名可紀終歲安享大祿昔命叻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正其惡自當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與楊憲同署中書憲奸惡萬狀爾匿而不言觀爾之爲也君之利乃視之君之禍亦視之其興利除害莫知所爲以此觀之無忠於朕無利於民

如此肆侮法所難容差人追斬其首以示柔姦爾本實
非愚士特賜勅以刑之爾自舒心而量已以歸寘寘廣
洋奉勅慙懼曰裁廣洋死惟庸遂以右丞相獨總中書
之政惟庸者定遠人也爲人雄爽有大畧而陰刻險譎
衆多畏之先是上誅楊憲後求可代憲者群臣亡當意
惟庸晨朝舉止便辟即上所問能彊記顛對少所遺上
遂大愛幸之進爲左丞廣洋尋謫廣東遂代廣洋爲右
丞相惟庸旣得志益驕恣無所忌善以其才蒙蔽上上
愛其才未深察而惟庸權日益重諸微侯失職亡命多

依惟庸左右爲心腹已而家人爲奸利事道關榜辱關
吏吏奏之上怒殺家人切責丞相謝不知乃已子乘馬
馳衢道中誤踐人死上怒使抵償惟庸請納馬贖罪上
不許惟庸以驕恣漸露不自安私自計曰主上魚肉勲
舊臣何有我耶死等耳寧先發毋爲人束死寂寂而逆
謀遂益決矣上誅其僚屬黨與萬五千人誣罔株蔓甚
衆上卽大位立丞相僅十年韓國忠勤皆不獲令終胡
惟庸與左丞楊憲參政張昶又皆以逆誅死上於是盡
罷中書省官楊憲者陽曲人張昶者宛平人兩人皆以

才能爲上所愛幸而昶才猶在憲右昶本事元爲戶部尚書出使吳張士誠爲我游卒獲見上上特留用自上得昶軍府事爲昶裁定者十七上倚昶日三接昶每盡心爲上模畫卽獨取上旨行之而不關白善長憲與同在中書浮相好而內實忌之昶嘗與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於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憲佯爲惻然而遂有心於構昶矣久之昶聞元主以昶已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昶愧之旣未卽歸元而又陰欲弱明詐使人稱上功德勸以及時娛樂上示

劉基曰是欲爲趙高也焚其書昶皇懼不自安
平章長壽丑的歸元昶乃以書託奏元主請反擴廓
襲金陵憲候昶疾得昶手牘遂發之昶具伏磔于市憲
繇是得專任用上欲相之久矣基未之許而憲爲人意
忌深刻上未深知之爲司農卿時浙西初平憲以其民
富厚稅歛以資國畝加二畝民甚怨之及爲右丞乃欲
盡變易省中事凡舊史一切罷出欲持權創爲一統山
河花押以自尊其不法類此而是年遂見誅

論曰高皇帝之勲舊文臣所封爵者李韓公劉誠意暨

廣洋而三耳廣洋初固一游士才能遠在楊憲之下一
旦會遇風雲爵亞列侯位居執政夫非亢極滿盈之秋
而姦邪側目之地乎憲以持權自固故靡終廣洋顧爾
寬和自守豈不以吾寧碌碌爲容冀免讒隙僥保全抑
詎知夫身若可容相焉用彼上所斥謫再矣予之以洗
心補過之期非一日矣廣洋未之思耶與奸同處上之
不能正色朝廷之上有所匡扶下之不能脫屣功名之
外其爲邪比雖有海外之竄且不免於錮鑿之賜尚奚

毋哉

陳寧者茶陵人也元末爲鎮江小吏從軍至金陵代諸將言事上喜其雄論署爲東曹掾上令徵兵淮安爲吳將所獲寧與抗言高辨吳將義而遣之上命爲中書省參議吳元年出知廣德會歲旱奏乞免租不允寧赴闕面陳天災民饑催租太急是爲張士誠驅民也上曰爾乃膽大敢爲此言耶從之遷浙江按察使皂隸小毛訟其隱過逮繫應天獄久乃釋之降提舉上卽帝位徵爲司農卿遷兵部尚書已復出守松江還中書省右丞已又出守蘇州遷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召還御史中丞九

年晉御史大夫十三年胡惟庸反御史涂節告變連寔
且言寧在蘇州督催糧餉餉燒鐵烙人其子孟麟泣諫杖
之至死上封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若父耶遂賜死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二

葉王胡係于朱熊傳第十

東莞新會衡著

葉琛字景淵麗水人也劉基章溢皆琛同郡人琛與抗
名一時上克婺州聘宋濂爲五經師因聞二人皆國士
及克處特徵三人與濂入見上稱四先生而四人者朝
夕與上講論天下事而琛特以吏材見知與溢皆授營
田司僉事將柄用之矣從討九江下龍興上改龍興爲
洪都府遂用琛知府事琛至洪都勞心撫輯軍民載焉
亡何祝宗康泰反洪都琛與都事萬思誠迎戰于市皆

死之琛贈南陽郡侯琛先仕元爲歙子已又爲青田武

義二邑令所在稱神明宿好隱骨不鈎巨

大胥洋

息是時國有大軍所過驛騷琛坐溪滸擬

塵調

這一卒不敢跳梁處中坑洞渠魁進兵竟

治

中旣來歸於是死上念之輒撫然嘆曰吾南

失棄琛武失趙德勝至今扼腕

王愷字用和當塗人也少年爲府小史上過當塗

策謁上轅門上命爲幕府椽上定金陵以愷爲省都事

上還自婺命愷往佐胡大海守婺使參軍事大海克衢

州上加愷秩卽中使兼理而衢無賊守愷簡屬縣民丁
六籍其一得兵一萬二千八百人斥廢地得田五萬七
千畝給兵屯種大海治軍旌愷治民事猾胥大俠一時
重足常將軍有部將擾民愷執而撻之市常將軍使人
讓愷愷曰民國之本也將軍上服肱肯令傷其本乎撻
部將而萬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改容謝愷苗帥
之難苗人咸欲擁愷而西愷叱曰吾佐天子太史守茲
土汝敢戕吾天子太史吾義不得與爾共生帥聞愷言
縲而囚之別室愷罵賊逾厲呼左右取酒引滿自醉旁

若無人賊中有與愷卻林帥亟殺愷無自遺患遂殺愷
其子行人勸之走行曰世豈有棄父求生之子哉亦死
之愷死上痛悼他日語宋濂曰王用和經濟才朕將大
任之惜哉早歿于難愷嘗諫上不聽却立戶外迨莫不
去上出見愷猶在怪問故愷從容進諫如前上慨然從
焉愷善用正而嫻於辭初歿時追封當塗縣男洪武元
年進爵子

胡深字仲淵龍泉人也至正壬辰嘗語人曰淞水東地
氣白矣禍將及乎倡義兵保守湖山石抹宜孫奉省待

來守處辟深爲參謀太祖攻婺州宜孫教有車師屬深將之往援深晨起見有黑氣亘天西北白氣亘東南頃白氣爲黑氣所蕩深心識之曰此敗徵也師果敗深還宜孫使守龍泉兼理慶元松陽遂昌四屬邑及王師攻處四邑民詣深請曰公治兵十年勞苦功高朝廷未有命之錫國實負公公何負於國哉願公內附以全民命深因民心解甲請降見將軍胡大海曰深所以爲此者爲吾民也願明公噢咻之四邑得不受兵上聞深名久召入爲左司員外郎與深語未嘗不稱善從平江西

守吉安已因苗帥叛殺耿再成復還守處山寇乘苗亂
或竊發深第捕渠帥誅之餘皆諭令散處加防約而已
深見處兵單弱乃諭于衆曰兵以衛民無兵子女王帛
不保兵衆又無以餉之奈何衆皆頓首曰願如公教深
度民間恒產有苗十石令出一人爲兵就食其中處米
二十萬石得壯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
費謝再興反諸全從李文忠進擊敗吳兵義烏深相地
得五指巖請文忠築新城捍吳旬日城成上錫以名馬
是年九月溫寇方明善攻平陽深引兵救平陽方明善

敗走因下瑞安深兵直指温州明善急與其仲父谷珍
謀願歲輸金幣乃還師明年入朝上欲留深用深以邊
境未寧願還處時上已爲吳王乃加深爲王府參軍往
仍總制處州各翼語之曰閩浙平朕當還汝中書也深
出上顧宋濂問曰胡深何如人濂曰文武材也上曰洵
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深荷上知嘗謂人曰處藉
皇靈覆冒幸已救寧誓擊全閩之地入版圖方展犬馬
微衷明年將兵下浦城克松溪請上更發建昌廣信撫
州三路兵併力八閩上如深言命指揮朱亮祖率廣信

兵出鉛山左丞王溥率建昌兵出杉關往與深合克崇
安園建寧建寧人嬰城謹守朱亮祖亟欲攻之深視氛
浸不利止之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
參軍何得以災爲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
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深猶不可忽閩兵屯錦
江者乘深後來逼亮祖以是咎深深不得已引兵進擊
破其二門建寧守將阮德柔盡率精騎開城門出扼深
軍圍深數重會日已暮深以營壘未安敵圍不解難久
持突圍出依兵四起馬蹶被執阮德柔送深友定所深

見文定曰我主上神聖威武群雄屬心足下當效寶融
故事奉土歸命可不失富貴友定不悟遂殺之先是日
中有一黑子太史令劉基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果深也
上痛悼追封縉雲郡伯其後友定就俘上命深子巒其
肉祭焉

徐炎字伯融勾容人也炎長六尺餘面黑如鐵跛一足
喜雄辯窮一座人天台人丁復負詩名當其峴幘談
笑人無有當之者金陵夏煜師事復而橫逸出復上炎
遊此兩人間最深時時與兩人飲酒賦詩角勝得一雋

語輒搥案大譁聲撼四鄰下筆累昏立盡由此驚動江東間出遊四方所與交盡一時英傑時時抵掌顧章句生罵曰孫炎男子豈效若等稿死蒿下耶衆生固豪之不與較炎亦竟落魄歸高皇帝定鼎金陵炎飭隣人見勸上延攬圖大業稱上心上使爲行省椽與論天下事每至于數百言皆可聽從征浙東擢池州府同知尋改池爲華陽府卽拜華陽守明年召入爲省都事會處下以都事往總制處州上許以便宜行事不取中報付省符未署者聽辟任炎疋馬入處坐廳事驅城中民蹠階

上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
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爾民未知
朝廷德意握兵戲溝中主上不忍加兵命我面諭爾民
將以安汝非厲汝也爾民遵化有後福不然自取塗粉
無爲也炎語氣慷慨甚民皆叩頭流血退而轉相告以
爲孫使君不比舊官可玩狎矣炎又徧檄諸屬縣數月
皆奉炎約投兵相繼爲良民炎擇勇健民練爲兵推一
人爲長日督教以備不虞發一符立至戲下無敢後奸
吏強族素驕蹇束手歛戢於是人人願得孫使君長爲

守也是時四方爭割據秀民依匿山谷中未肯出炎鉤
致一二人間有才者爲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授使者
書招之而是時劉基章溢葉琛最爲處士所推而基又
最有名又豪俠召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它人任使
炎使者再往返不起奉炎寶劍炎以劍當獻天子斬不
順命者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論基基不答後
乃逡巡來見炎置酒與基飲上下古今成敗傾河決峽
基歛謝曰始基自以爲勝公聆公論議基何敢望公也
炎徒以口舌安反側柳土方征伐無一兵予炎亡何苗

帥亂襲炎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炎降炎不肯屈夜以
燭鴈斗酒饋炎曰以此與公訣矣炎引佩刀割鴈舉卮
酒仰天嘆曰嗟夫大丈夫乃爲鼠軍所困我即死死義
爾賊死肉臭狗不爾食卒怒持劍瞋目擬之炎飲酒自
若卒叱炎解衣炎罵曰此紫衣裘主上賜我者吾當服
以死引枕卧賊乘睡中刃之洪武元年追封丹陽縣男
妻王國兵入金陵時死之

于光字大用都昌人其少年一磊落書生也紅巾亂起
光投筆從戎徐壽輝陷都昌暑光爲江東宣慰鎮鄱陽

陳友諒弒壽輝自立爲漢王光語衆曰我不能殺友諒
可北面之乎遂與左丞余椿反擊漢兵以饒降輕騎謁
上龍江上賜光錦袍鵬帽授行樞密院判官令戍徽光
旣行上解金連環絛授光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光
疏謝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後已上命
左右截弄曰此于光誓書也識之從征九江下黃梅拔
建昌從戰鄱陽遷指揮同知從平武昌遷鷹揚衛指揮
使階懷遠將軍從徐將軍東平淮浙北定中原郭子興
之守潼關及鞏昌徐將軍皆令光往佐之王保保歟人

寇光輒擊却之大將軍班師還京王保保襲蘭州光自
鞏昌將兵往援及馬蘭灘卒遇敵兵爲所襲被執是時
蘭州兵少守將指揮張溫堅守不與戰敵脅光降光不
肯縛光至城下語光曰若能呼以城降不汝殺不能將
磔汝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善堅守徐總兵將大
軍旦夕至矣敵怒批其頰殺之城中聞光言守益固敵
不能下且懼大軍至乃引去上聞光死流涕曰于光不
食言矣祭之少牢配享雞籠山

朱顯忠泰州如臯人也初從張士誠守松江我師下太

倉顯忠遂以松江降歷功陞授濠梁衛指揮僉事從顯國公伐蜀留守文州蜀將丁世真更欲爭文州圍城益急番兵數萬顯忠城中兵僅七百人食且盡外援不至部下皆曰與其陷死地孰若棄城求生路乎顯忠厲聲曰爲將守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豈有求活將軍耶部士聞言爭自奮顯忠被創以十數戰益疾城破士卒止存二百人顯忠死于亂軍中蜀軍得我千戶王均諒均諒不爲屈蜀人磔之于文州東門上聞二人死遣祭之厚恤其家焉顯忠贈鎮國將軍都指揮便丁世真後爲

帳下、所 平小松赴京言狀中書省臣請賞之

上曰六一 取本將片我也何賞也 不許

熊萬宇、云 八鄧將 中守南昌郭持謁入轅門坐

將軍帳中 以天下事鄧將軍大言以爲萬、悅

馬于朝、 江州、 君爲德清、 召

爲博、 其甚、 嵩出僉事台温上

温方氏陸、 之修、 行人嵩、 行僞將二百人

州邑中、 蒙晉、 錄散置別、 郡六

百戶有金、 訴別吏、 然而竟不

皇明史稿

子前姑至一夫以時悉歸婦三夫

婦爲一故仇國而室之五年嵩相至

孫在二兒

妻去兒不養餓死願公嗾我嵩命寘兒妻傍兒避不肯
嵩曰計也鞠之乃鄰人子論如法於是軍中所掠婦數
百人皆相成夜遣去其秋山東平上又命嵩以前秩往
山東而山東爲齊魯故域民敦讓不訐嵩卧治之是時
河北甫定濟南宿有重兵兵變縱火焚畧一室火則一
市財皆殫嵩徵令長庀火具畧保伍相赴接榜戰士卒
毋得復如曩時焚畧置不問士卒不戢卽所轄坐故縱

火患乃息論罷州邑漁獵吏數人檄令月置二盾日著
所理錢穀訟獄之數月以其一上憲司鈎考小大吏
隱情上語廷臣曰熊昂爲政得體朕甚嘉焉尋轉副使
三年封建諸王上慎選臣僚問丞相曰熊昂稱是乎丞
相曰賢上紀姓名

問

官崔亮與到丞相語上

曰咲以昂足正

召拜晉王府右傅階中奉大

從雜卷入

護卒弗嚴道奔散事連昂左心衛

知尹五年召還

府參軍間令爲皇太子說

上問曰夫

決以來

蘇還上復問鼎諸侯王事鼎對如初上怒改

奪參軍俸八年西戎朵兒只班內附上以鼎

戎事出爲此中衛經歷賜白金五鎰錢千三十緡

賜尚狐裘繡袍計西戎終必叛上言西涼岐寧

內地不可棄朵兒只班來歸非誠心假我聲援威

力爲旦夕自安之計朝廷宜思制御之道急之則

用道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旣成而跋

扈猶日今宜稍給柁種撫其遺民以安衆心守以良將

彼朵兒只班特匹夫耳又將馬往上閱疏曰人常謂熊

鼎遷今不遷也九年四月上惡鼎遷上良苦遣中使趙
成徵鼎鼎至西涼打班驛而柔兒只班叛令酋長么哥
勝鼎還鼎切責之大義與成俱爲所害上深悼焉立祠
祠鼎祿養其家

論曰葉景淵名亞劉章使無康祝之難勲庸肯遜二公
下乎王用和執法不阿得遇賢將遂無廉藺之隙胡仲
淵知難冒進不有剛愎者參乎孫伯融以豪俠得衆心
有古烈士風然君臣草創之初伯淵之率歸太祖炎力
也于大用張子明呼吸片言直足以壯三軍而視敵魄

朱文州倡必死之氣以鼓士士人人願決一旦之負血
蒙覆指熊參軍策料西戎若指諸掌不出時歲身罹其
殃惜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三十三

陳陶章唐陵楊茹傳第十一

東莞元尹守衡著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也遇初仕元授江東明道書院山
長改温州路教授元亂棄官歸隱太祖下金陵方思招
致天下賢士聞洛陽人秦元之避地鎮江使徐達物色
之聘之至語太祖曰金陵名士明公搜用盡矣且及臣
老朽此中尚有百倍臣者奈何遺之因薦遇太祖立致
書幣徵見太祖與語大悅之稱先生不名遇與元之二
人參侍帷幄太祖嘗有秘畫歸幸其第者二元之謨曰

太祖嘗臨燕且多贈遺元之有從子歿啓太祖還鎮江太祖爲出郊相送握手密談久之太祖初爲吳國公時時宿禮二人不煩以職務及爲吳王之已前卒時欲官遇遇辭不肯受明年上卽皇帝位再命爲翰林學士皆固辭尋奉密命至浙江還奏稱旨除中書左丞又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則又辭會有疾命醫往視時天微寒因賜錦被及上供米疾間入謝上望見連呼曰君子君子久之又命爲禮部尚書則又辭上見遇固不肯仕乃雨遂

不復強每見多錫賚之遇皆拜受賜坐侍食談古今成敗遣厖馬送歸仍賜肩輿校尉十人俾安佚之論之曰卿不欲仕有子可令帶刀侍衛遇頓首謝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悅遇初以四方多難夜必焚香籲天願天早生仁聖救創殘及上起江東遇聞召卽就命然不受官爵不滓其志洪武十七年乃卒時年七十有二賜賻祭加東園秘器塋鍾山季子恭舉鄉貢士累官左通政累贈遇官中議大夫贊治尹大理寺右少卿遇爲人清遠有興致游心繪事然不肯傳示人人無知

者第中復嘗學習遇叱之曰吾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
下者中復常隨遇侍太祖卒以此伎受知文皇永樂初
授翰林待詔遇嘗寫太祖聖容妙絕當時中復子孟顥
善八分楊東里最愛之

陶安字主敬直隸當塗人也安初舉元至正間鄉試授
明道書院山長為人貌癯而內多謀略精易筮嘗以王
佐自負而人未之知也上渡江首至太平安與著儒李
習率父老出城迎上見上龍姿鳳表因獻言平天下大
略上悅使參幕府事從下金陵諸將奉上為吳國公以

安爲負外卽上方寤寐英豪徵劉平

五至上前

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
民之才不如溢與琛上嘉其善讓上克武昌拜守黃州
及下饒州徙守饒閩寇時陷浮梁樂平來攻饒州二縣
民多從賊剽安祭城諭曰若等皆吾隴上農民柰何反
爲賊用夫賊還爲太守用寧猶貴乎賊曰使皆如太守
豈有今日城卽破不相害也已而行省援兵至賊大敗
遁去諸將請盡屠從賊者安曰民爲賊脅非其本心柰
何殺之明年入朝上作詩美之謂賊去鄱陽猶鱷魚之

去潮也吳元年初置翰林召爲學士是時四方宿儒皆
集闕下議禮制安總之而大祀禮專用安議禘禮定
於唐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
魏觀軍禮陶凱安復與李善長劉基傅瓚楊憲等詳定
律令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
何從知御史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
人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洪武元年初置山東行中書
省上以江西參政汪廣洋調山東欲令安出參政江西
上語安曰江西上游都會朕閱諸臣堪代此者莫如卿

安頓首曰愚臣微陋恐付托不效負上恩上曰躬擐甲
冒決勝負兩軍之間此武夫事非卿所能也承流宣化
綏輯一方之衆此卿事亦非武夫所能也朕用人因人
所能不強人所不能朕豈私卿一人不愛一方耶安頓
首受命至江西多善政洪武四年卒年五十七疾劇猶
草奏時務十二事贈姑熟郡公上嘗賜安際語曰國朝
謀略無雙上翰苑文章第一家安少講濂洛關閩之學
上嘗與諸學士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害道猶莠色眩目鮮不爲惑自非豪傑不能

決去戰國縱橫押闔之徒當時諸侯急於功利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頓首曰陛下誠探太至論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以不行仁義夫秦襲戰國之弊安得知此

章濫字三益處之龍泉人也少負才畧方願踈髯日光如電叶音若洪鐘壬辰斬盜寇龍泉得濫從子將殺之濫出謂賊兒幼不足殺願殺我賊方懸募購濫大喜爲釋從子延濫坐問計濫謬罵曰計安出爲賊不巳且死

爾賊怒縛溢柱刃礪脇欲以威降溢溢益奮不屈賊竟
弗忍害溢夜乘間脫歸募甲中少年擊賊大破走之處
帥石抹將軍宜孫上其功行省因晉與平七縣諸峒賊
屢有功行省以便宜累授溢官辭不受或問之溢曰吾
將鄉里子弟使肝腦塗地吾獨因之自爲功寧忍乎乃
退隱匡山上克處州避地入蜀庚子上以東岳來召及
青田劉基麗水葉琛浦江宋濂四人同詣金陵見上上
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四人同辭
對曰天命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是能一之耳上曰

卿等其留輔予以溢爲管田司僉事溢乃行視江東兩淮蕪田皆爲辟草萊佐軍興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改僉司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温州詔還處州魏糧劑楚平收湖廣溢至湖廣見荆襄多廢地請盡開斥分兵屯田以控制北方上曰善紀綱之事朕一以屬卿未幾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壽坐事逮辭連溢溢惶怖上曰朕素知溢守法惡有是遣太史令劉基慰諭毋恐會處帥將兵入閩敗沒浙東諸郡大震詔遷溢爲浙東副使還鎮處州溢辭曰臣日在浙東無狀同列皆得罪僞

臣蒙賜原上恩已重臣不勝感激今更加臣官則益重
臣過疆場之事臣不敢辭副臬之命臣不敢拜上從之
比詣郡諸狂狡相誑誤者各已據山谷溢令馳榜諭告
招輯之誅其渠帥而籍餘衆爲兵溢子存道初以元帥
戍浦城詔令提兵從溢往來游擊温州茗陽賊周遂卿
遮畧平陽瑞安道溢命存道擊斬之青田龍泉慶元三
縣時多警溢先籌爲守禦賊皆却走諸縣漸稍寧謐既
三載請朝京師上手書報曰朕知卿在邊良苦俟吳平
當卽召卿爾及後浙西平召還京留存道使守處州上

既見濫甚嘉獎諭群臣曰章濫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
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濫叩頭謝不敢當上因諮濫
以征閩諸將濫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
此必勝矣然閩人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
浦城取建寧則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濫策上
即皇帝位濫與劉基同日並拜御史中丞太子立兼太
子贊善大夫濫治事務持大體嘗曰憲臺百司儀表務
先養人廉耻使人避不肯犯豈直恃搏擊爲哉存道初
率鄉兵萬五千人從李將軍入閩閩平詔移從海道北

伐濫請上曰鄉兵農人耳始許以閩事平歸農今復調之失信不可上色不懌濫繼請曰今兵已入閩者擇還州里昔有嘗叛就撫者其人趨勇不好農可籍而代也上乃大喜曰孰謂儒者迂乎先生不迂也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濫受命遂行比還處會毋卒上令苦塊治戎事鄉兵旣集乃令存道部領北行䟽乞終制存道至京師見上上曰汝父事朕宣勞爲多汝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授處州衛指揮副使使戍上黨尋移平陽濫竟以母哀受得疾卒年五十六存道

後從湯和征虜斷頭山力戰死

唐鐸者鳳陽人也上初起兵時即侍左右忠謹事上無
它腸從征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還中書省管勾湯將軍
克延平請守於上上令鐸往既三載召還爲殿中侍御
史已復出守會稽築夏蓋湖隄其有功利於民甚溥陞
刑部尚書改太常卿內艱賜半俸服闋除兵部尚書改
諫議大夫上語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
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
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

智日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陛下已深得情幸甚已坐事左遷監察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復爲兵刑二部尚書初立詹事院上語吏部曰三代保傅禮極尊嚴輔導太子須擇忠正賢良之士兵部尚書唐鐸謹厚有德量其以兼詹事食尚書祿未幾致仕二十五年改院爲府復起鐸爲之仍食尚書祿尋致仕再起爲太子賓客尋陞太子少保二十八年左軍都督楊文以征南將軍佩總兵官印出平廣西奉議南丹何武等州土蠻起鐸以致仕兵部尚書參贊帝務鐸釋

事遂還里鐸爲人素長者然短於才上或有付託輒勉
出應命出未久復請休上亦念其故舊多眷注雖致仕
全給尚書俸上嘗語鐸曰朕思前代有國家者體天道
順人心以爲治則基業久安間有亂亡未有不由違天
逆民所致卿與朕共事日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
事天未至卿卽以言使朕知懲治亂繫焉卿毋謂已安
不以爲意也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是
臣雖老許敢不盡心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鐸以德勝
鐸居官不動聲色而政修人和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

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
嫉惡不容奸僞吏髮蓬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
得肆其貪鐸始友及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
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
數矣朕深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謗訕滿朝鐸
厚重無疵又謂懦而無爲一切文移計與皆舞文愚鐸
賄賂公行鐸無可柰何嗚呼聰明決斷者以爲非淵德
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不古有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有
九卹賜最優

論曰陳靜誠有運籌首功而尺寸之組不得加于其身
青山公當爲加額矣陶主敬首謁轅門而一統鴻圖已
定於出迎數語王者之興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蓋謂是
乎章三益先後保障功不細石抹將軍虛左席以相讓
不能屈後竟與麗浦諸人共翹桐廬而西豈君固擇臣
臣亦擇君耶唐公累進累退厚德足以感明主而不能
舍質行至於墮群姦而不能累其愚不可及也

凌漢字斗南原武人也洪武十七年舉秀才授司經局
正字出令會稽廉憲陶成以它事坐漢繫按察司獄非

其罪也上偶知之會晟至京師上械晟還浙令釋漢與
俱來漢至上即日拜爲監察御史巡按陝西漢䟽民瘼
數事具言古人有言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
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
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嘉其言
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漢嘗平反一寃獄謝以千
金漢謂之曰子罪得原律有定法非我私子峻却之上
聞擢右副都御史時詹徵爲左都御史性殘刻漢嫉之
數而折徵徵側目視漢奏遣漢出按事蘇松嗾御史桂

滿拾漢微過爲失職左遷刑部侍郎未幾署吏部改禮
部漢長於政事有廉操上愛之然漢處同列出言多不
檢亦以是忤怨上亦稍知之慮爲所中傷以年老賜歸
田里漢叩頭謝曰臣願生居京師死葬京土上許之命
居私第歲餘起爲左翫等皆徵尋坐藍玉黨伏誅上復拜
漢爲右僉都御史漢泣事未久遂請老乞還故鄉上曰
朕先賜卿歸不肯行今欲歸何也漢叩頭對曰先是詹
徽任臣有後憂今徽誅臣無憂故敢歸爾上賞其直聽

遂卿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也洪武十八年進士爲庶吉士試事吏科十九年擢戶部試右侍郎尋實授左侍郎時茹瑄以貢入太學授承勅卽擢左通政秦達爲靖同榜進士歷事都察院擢工部侍郎數人在職公劾上故特超用之詔有司復其家御製大誥上復特舉數人以激勵百官而此數人者三四年中皆晉尚書自孫立靖以刑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其年達遂致仕去靖在部嘗鞠一武官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持至靖前僚屬見之皆駭愕靖徐曰安有許大珠此以贖物侮人耳命碎之上

聞嘉歎曰人得珠人必獻朕以求容悅而靖不然可謂以道事君使窮詰之必謂有所投獻將以一珠而起大獄株連之禍安可勝窮今以千金之珠卒然至前畧不動心遽斥以爲賸物而碎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靖時方壯年執法平允上數獎勵之尋以事免亡何召以布衣出使安南還改左都御史有鄉人繫獄靖爲其改狀草擊登聞鼓爲御史所劾上念其才不之問御史論不已賜自盡上命歸葬於淮年僅三十八瑞衡山人事孝陵爲兵部尚書建文時改吏部尚書文皇入國封忠誠伯達字文用宣城人也